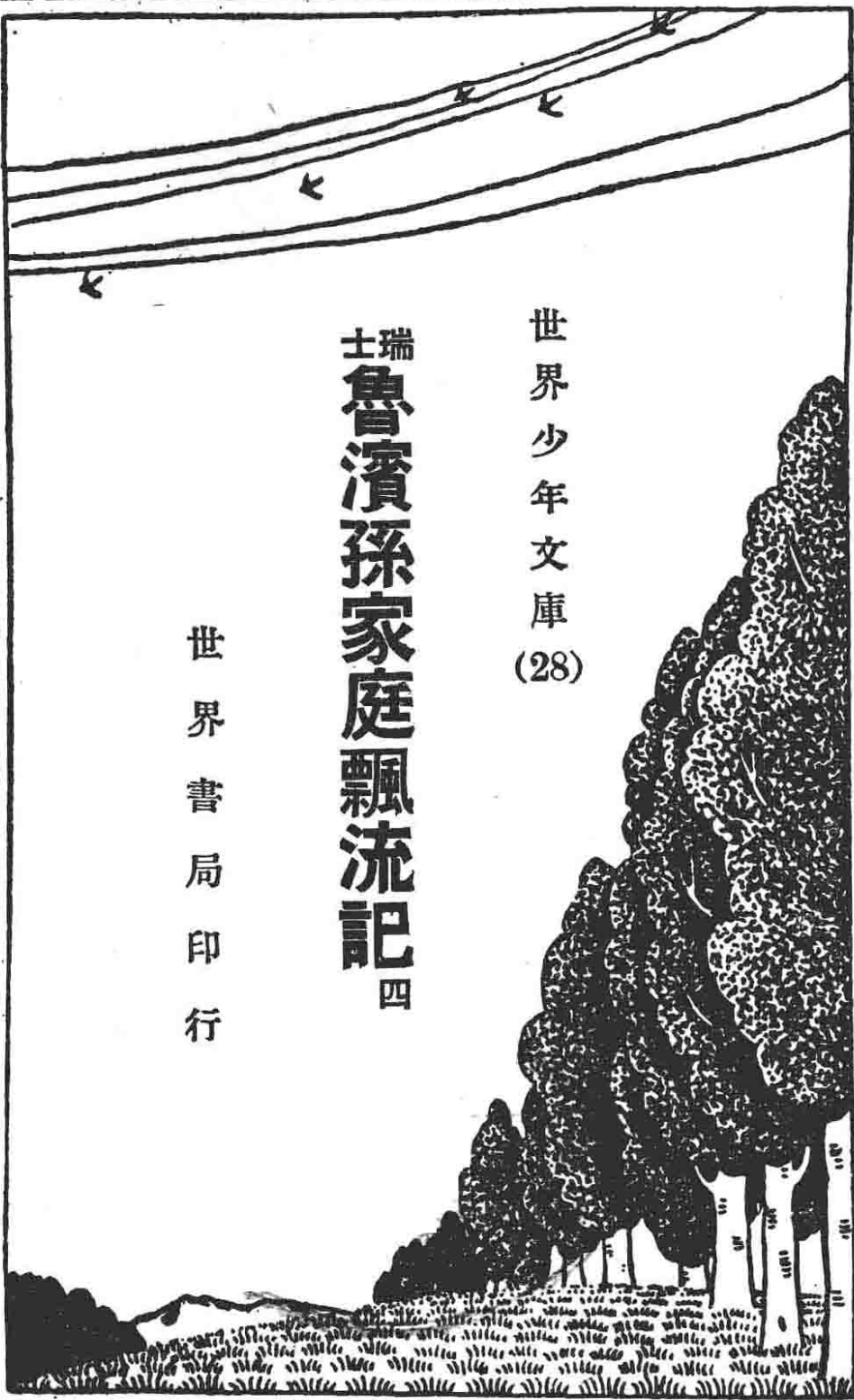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少年文庫
(28)

瑞士魯濱孫家庭飄流記
四

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

不 准 翻 印

瑞士魯濱孫家庭飄流記 (全四冊)

(每部定價銀一元八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譯述者 彭 兆 良

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

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

發行所 上海各省 世界書局



第三十一章 鷹——弗倫克聽著杜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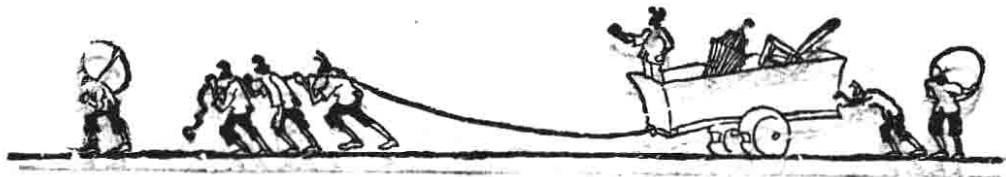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早上我一早起來，喚起了家人們，便去考察著那瓷泥球兒。牠們業已燒的硬而發光了，但因為火勢來得太於猛烈的緣故，假如入火的泥坯兒製的是杯兒瓶兒，早就裂開無用了。

做過晨禱，吃了早餐之後，我們把牲口駕在車上，取路向熊洞而去。

弗里士走在前首引路，當他一瞧見那洞口時口裏便嚷道：

「趕快！趕快！這兒有一大羣的火雞呢；牠們集聚攏來，大概為這些可憐的被殺的熊兒獻祭的罷。洞前有一好事者站在那里，牠正像一個守喪的巡哨一樣。」

為弗里士所描寫為巡哨的那匹鳥兒體格非常雄壯，旭紅般的赤冠戴在頂上，同樣色彩的縐皮則垂在頸下。牠有著一張長喙，一簇雪白也似的領毛圍在頸上。下邊垂及紫紅的胸脯。這鳥兒餘下的毛色似乎是種黑棕色間以白色的。



話說這匹大鳥兒時在洞口邊像一哨兵般走上走下，忽而進，忽而退，但沒有停留多久。裏邊又有好些別的小鳥兒在著，拍翅狂叫，把牠驅逐出來。

我們一時站定了看著這有趣的景象，此時空中忽來一種拍翅聲倒使我們吃了一驚。擡頭一看，只見有匹怪大的鳥兒降下洞來。弗里士覷得親切，慌忙放鎗，鎗火到處只見那鳥兒如黑雲般飄下，正墜在石上，將牠的頸兒墜折。

狗兒們本吃牽在手裏的，現在都縱放了，牠們齊向熊洞衝去，卻把洞裏的鳥兒們簌簌地驚起，徐向空中飛去，跟著便是那匹雄壯的巡守者飛起。弗里士發第二響鎗，鎗彈擦的過去，並沒打中，那鳥兒一忽兒高翔入雲，早就毫無蹤跡了。

話雖如此，弗里士的鎗彈卻也打下了兩匹鳥兒來，一匹很像著火雞，又有一匹大的，從牠雄大的體格上據我想來，這定是一匹南美的大鷹了，因為從牠的嘴至於尾末不下十六呎呢。

後來我終到得洞去，使我覺得滿意的，只見一匹熊的眼睛和舌頭受有損傷。我得



了孩子們的幫助，乃立把熊皮剝下，熊肉割下醃好，和以前我對付我們別些臟物的辦法一樣。

這工作一連幹了整整的兩天光景纔得幹完，期間我們曾在洞外築了帳幕住著。此後便把熊皮和醃肉裝在車上，同他們一齊取路向希望山去，目的在使熊肉在亭子裏煙著。這對於火腿尤其必須，原來熊腿極大，我們希望把牠們醃的和惠斯著名的火腿一樣好喫呢。第二天我們重回到熊洞外的帳幕來。那些獵劫的鳥兒完全不適爲食物，因爲牠們常常吃著腐肉的，我們只取了若干羽毛下來。有些大鷹的翅子上的毛是很美的，雖然比到鴛鳥的毛則尙覺遜色。

話說那些給燻肉上這般馨香的樹皮，因爲那樹兒生長得這般遼遠，我每每想起，爲之納悶。話雖如此，我告訴孩兒們鄰近地方有幾棵小樹兒，我深信乃是胡椒樹。

原來我見在這些小樹兒上結有一簇簇的果兒在著，頗像覆盆子般形狀，卻沒有這麼般大；不過這些果兒結的又多又密，很像纍纍然的葡萄一樣。



這些果兒的顏色也頗有變化，有些紅的，有些青的，有些白的。孩子們早樂意助我聚集著這些樹兒的百十枝小枝兒，以便移植在福爾剛巢和惹爾琴及別些地方，當我們遊罷的時候。

孩子們早有心要漫遊這全島一週了，但我勸告他們這事且慢，須等熊腿和別部分的熊肉完全煙過乾著，能殼放在儲藏室裏經過雨季而不至霉壞。

到後來，火腿上的煙已經燻殼了，我告訴孩子們可預備上路。我這通告給三個活潑的少年聽了，大聲歡叫著。惟有衣納斯獨自退後，請求陪伴他的母親在家；弗倫克則請求伴著弗里士和捷克同去，以代表衣納斯的地位。

約經一會兒的躊躇，我便也允許了，孩子們重又歡喜不盡。捷足，陣風和霹靂馬上加上了鞍子，這三位騎士都一躍跨上腳力，揮手告別，表示十分歡樂的樣子。每位騎士面前掛著伙食袋，腰帶圍裏則插著手鎗，小刀，斧頭和獵袋等物。

我和妻子望著他們，他們得著狗兒爲伴，囊囊地行去了。



我獨自想道：『啊，我且讓他們自己照應著自己去吧。他們長得又強又壯，假如我現在死了，我可把那母親和三個弟弟託給弗里士照護也好。但願上天吉佑，沿路保護他們，不使他們今天遭害。』

這樣思忖間，我察看熊洞後邊的石間，卻有許多長長的石絨藤，我知道這東西熔化後得成滑石的。用以作為窗格，要比魚膠遠為透明而光亮。

我妻聽說那個新發見大為滿意；原來她為石室中窗格的不透明很為煩惱著呢。日色垂暮時，她把一隻鍋子放在石灶上，烹兩隻熊掌作為夜食，我們於是圍坐了，焦灼地等候我們的少年獵者們回來。到後來，我聽得外邊獸蹄急走的聲響，遠處歡聲不絕，我便出去迎接他們。

正像威武的騎兵一樣，他們一見我去，停轡跳下獸來，解了騎鞍，讓這些牲口自由地喫草喝水。他們於是進帳幕去見母親，相見欣然。

捷克和弗倫克各負了一匹小羔羊兒在他們的肩上，弗里士的獵袋裏蠕然作動，



我立想這裏邊定有什麼活的動物在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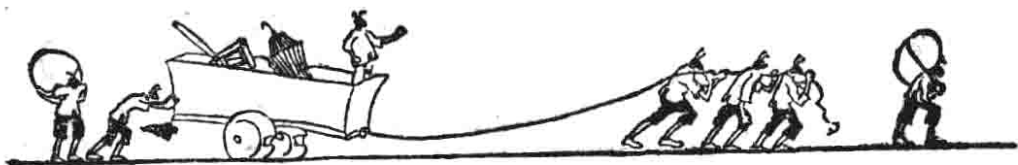
捷克大聲嚷道：「這次打獵，爸爸，真是絕無僅有啊！陣風和霹靂在平地上鑽行是多麼樣快咧！牠們把那些小獸們趕得無處可藏，我們到後來纔能唾手可得呢。」

弗倫克也大呼道：「是呀，爸爸！弗里士有兩匹這般可愛的兔子在獵袋裏呢。媽媽，我們且給你帶了些很好的蜜來，只因為我們聽過一回杜鵑來罷了。」

弗里士說道：「啊，但是你卻把最好的東西忘記了。我們會碰到過一大羣羚羊，牠們這般馴伏著，假如我們高興的話，便是捉一匹回來也不是難事。」

我說道：「孩子們且住，你們還有最好的忘記了呢；忘卻上帝的恩惠，一路平安地把你們帶回家來，回到你們父母的臂懷裏。但是現在你們可休息一回兒，從頭至尾把所經過的情形對我們講訴一遍吧。」

孩子們聽了，乃各自洗手浴面，解開獵袋兒和別些東西，大家休息一會。這一天兒的探險事情乃由弗里士啓口說著。



以下是他所說的話兒：

「當我們今天早上離開之後，急忙地穿過了那綠村，便到得石嶺和河間的那隘道上，到了小邱，只見平野一瀉無盡，此時我們卻瞧見一羣美麗的小獸兒，不知是山羊，或羚羊或別些獸類，卻不能決定著。我忽然想到，我們可沿河岸得把牠們向林莊趕去。」

「我們三個人各自分開，守在三處地方，把狗兒帶緊。弗倫克站守在河岸，捷克離開他若干地方守著，我呢，騎在野驢背上，把守在捷克的貼對面。我們一齊小心地向這些美麗的走獸走去，走得靠近，只見這些獸類中許多匹都作慌逃走。牠們已而混亂著，密集在一起，怒目向我們凝視。此時我們把狗兒縱了，自己努力向牠們追去。這些混亂的牲口驚著向狹谷中走去，這是我們所要迫驅牠們這般逃著的，因為我們先在三方面把守住，牠們果不得不如此走呢。」

「我本意要把牠們趕到林莊去，現在我知道只能把牠們圍困在狹谷裏邊了。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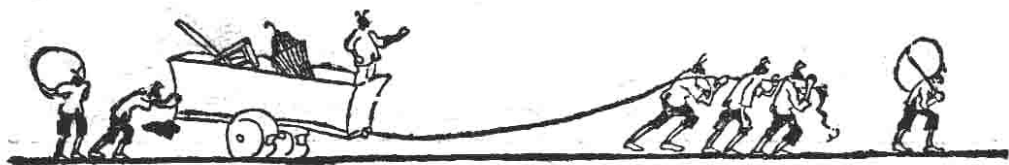


要達到我原來的目的起見，我們卻取一條繩子，約有四呎多長，插在地上，將谷道截著。繩子上我們則插滿從我們帽兒上取下來的駝毛，以及在我們獵袋裏所有的幾片碎布。微風吹動牠們，在空中飄蕩，因此當這些獸類想要回頭時，牠們不得不慌亂前奔，照我的意願向林莊去；原來一邊是水，水的對面乃是我們和狗兒分守在各處，後邊則有這些形狀可怕的羽毛和布頭。爸爸，這麼一來，因為牠們只能前進，我終得把牠們驅進我們的莊子裏去。」

「很好，我的孩子，這意念果然不錯。但是你要告訴我，你怎能想得這般聰明的思想來呢？」我說。

「這方法我從一本書叫做南非遊行記上讀了來的，這著者是位自然學家李文琳船長，他曾說到好望角的一般土民訓導羚羊是採著這種方法的，我不過想來試驗一下子罷了。」

我答道：「你居然能穀應用著你所讀的書，弗里士，我自不勝欣慰。但你從那兒獲



得這些兔子的呢，你想怎麼樣飼養著牠們？兔兒們增數極快，我們的田園裏快跑滿牠們的踪跡了。」

這孩子答道：「啊，爸爸，你只是沒有想著一想罷了。我們有著兩個小島兒，要如把牠們縱養在島上，一點兒果不會損害著我們呢。我們飼養了牠們，不但桌兒上時有牠們的肉喫，便是兔皮也和麝貓皮一般有用；麝貓雖然到處都有，只苦牠們的肉含有麝臭不合喫著。除此以外，我們的島子上所有野生植物無千無數，果大足供給兔兒們喫著呢。」

我說道：「弗里士，你說的話兒果然有理，我極願助你實行你的計劃。你可曾帶有活的兔子回來呢？」

「是的，爸爸；帶了兩匹回來。我們瞧見牠們一大羣漫散在田野間，我把鷹縱出。牠給我獲了三匹——兩生一死。當下我把那死的給鷹兒喫了。那兩匹活的，爸爸，現在卻放在籃子裏呢。我一到時便把牠們盛在籃子裏的。我希望馬上便把牠們移植到小島



上去。」

我還不及作答，捷克焦急地說道：

「爸爸，現在可輪流到我說話嗎？這些話兒都已湧出在我的舌尖上了，我願意把弗倫克和我幹的事情來給你談談。」

我答道：「自然可以的呀；我準備著聽聽你們的故事。你卻怎麼樣把這些美麗的小羔羊獲來的呢？」

「在一次快行中，爸爸；弗倫克和我在並行著。弗里士為追著兔子，走的稍為遠了點，我們則跟著他後邊慢慢地行。我們的狗兒噉哩咕囉地只向兩邊的青草中嗅個不住，如今牠們忽然驚起了一對野獸來，我們看去好像獐的樣子。啊，牠們攔在我們的面前逃走是多麼快捷呀！但我們騎著陣風和霹靂極力追趕，絲毫不肯放鬆，有時候把狗兒們甚至拋在後邊。這樣趕去，約經一刻鐘光景，這些獸兒都脫力躺倒在地上了。我們乃下鞍，把狗兒趕退，只見這些動物不是獐，卻是兩匹美麗的小鹿。我們把牠們摟在臂



裏，用棕櫚酒洗了洗牠們纖麗的腿兒，於是荷在我們的肩上，騎向弗里士來了。那便是我們行獵的歷史。」

我答道：「你們也很成功，假如你們把這些小畜生飼養了，牠們自能馴伏著的。雖是如此，我卻不想牠們是小鹿，乃是種矮種羚羊罷了。現在你且告訴我，捷克，爲什麼你的臉兒上弄得這般污黑的？人家將會想你和黑煙神鏖戰的呢。」

捷克笑答道：「不是，爸爸，我爲打劫上給刺傷的呀。原來當我們慢慢地回家的時候，我卻見一匹鳥兒在半空中盤旋飛舞著，意想打我們頂上飛過到一棵樹兒上去，及我們近去，牠卻撲向另一棵樹兒去了。弗倫克想這鳥兒恐是位受著魔禁的公主，她前來引誘我們，以便給她解禁，但我老是想她這般大膽有意要向她開放。話雖如此，弗里士卻笑著我裝這等巨彈開放如此小鳥兒，正像殺雞用牛刀一樣了。」

「他說道：「此外，你不當殺死一匹杜鵑——那鳥兒在歐洲正是匹鳴春的鳥兒呀。」



「牠啼的聲音是不是恰和我們杜鵑的啼聲一模樣的呢？」我問著。

「弗里士答道：『大概不一樣吧；但我想這卻是匹奇鳥兒叫做蜜杜鵑的，牠常常引起旅客們的注意來，彷彿告訴他們馨甜的蜜在附近的樹上有著呢。』」

「弗倫克和我及聽得這麼說著，大家都高興跟著這鳥兒走去，眼見這鳥兒停下了歌聲，歇在一棵樹枝上站定了。我們也就停下步來，及考察那樹，只見離地不遠的樹幹中空處藏有一個蜂巢在著。我們大家一齊高興怎樣取得一點兒的蜂蜜回去也好，不過我們個個都缺乏常識；原來弗里士最後想到一個主意：教我燃起一塊硝石來擲進樹中去，想用這些硝煙窒死那些蜜蜂的，卻沒有想到把洞門塞緊。

「一會兒，那些在巢和晚晌回巢來的蜜蜂兒成羣地都向我釘將來。牠們攻擊我在每一赤裸的部分，——臉兒呀，手兒呀，甚而是頭髮空處。到後來我只能跳上牯牛身上，大敗而逃。當我一到完全清脫了牠們的時候，臉兒上雖然塗滿了溼泥，但仍然異常腫痛著。」



我宛爾笑道：「劫人的盜賊常會自害自的。我的孩子，你的勇氣不差，但缺乏的乃是細心。現在快到母親那里去吧。她可以用些東西來給你洗一洗，治好你的瘡傷呢。」他過了不多時走來，告訴我自經著母親的治療之後，已覺好得多了，於是走看他的小鹿去，只見牠們止宿在那里過夜很爲安適。

我同孩子們走看那些兔兒去；牠們確是些又美又大的走獸，我決定自回到福爾剛巢或石城去後，將牠們馬上便送到鯨兒島去。

但這些事暫且不問，我的思想卻更切心地縈繞著在孩子們所遇到的那匹鳥兒呢。照事實看來，孩子們的話彷彿果真可信，是那鳥兒指引出蜂蜜來的。這問題殊使我惶惑著了。除非這島子上有人跡居住，這樣的鳥兒爲什麼住在這裡呢？便從別些情形上看來，好像這島上也有著人煙的。許多走獸如猴子們呀，牯牛們呀，以及鳥兒們常常顯出好像家畜的樣子，因此我們居島上當有人煙存在，這種意念我老是不能去掉。

我有了這種思想，乃思在鯨兒島上決意築起一所城堡來，且打算那里裝置兩尊



大礮，一當入救生灣的要道，一當在豺兒河的岸傍。

在既安置好小羚羊和兔兒後，我給孩子們談及曾在熊洞中石頭間所發見的石絨草，併對他們細說這草兒的最大功用，可製成滑石粉，以供造窗格的用處；他們雖然並沒有瞧著，一聽到這麼說都表示無限興趣。此時母親喚我們去用晚餐了。熊掌的氣味無限香美，但極大不幸，當牠們盛在盤裏的時候，形狀頗像人掌的樣兒，捷克見了遽然大聲呼道：

『我嗅得一個英吉利人的肉味呀！』

他母親聽得這個暗示不禁打抖，但是孩兒們都笑了，不管捷克的話意，他們卻狼吞虎嚥地大嚼一頓。我們餐畢，把守夜的柴火點好，乃各酣然去睡。

第二天清早起我把他們喚醒了，我願意於回石室前，我們至少尚須再有一次旅行，原來雨節臨近，石室裏的許多佈置都已佈下了。

我們的辦事果然不壞。熊肉已經醃好煙好了，熊油也已熔下；此外卻又備下許多